

非洲伊斯兰教 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李文刚

内容提要 非洲伊斯兰教系伊斯兰教传入非洲后同当地传统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带有鲜明的非洲特色。当前，非洲伊斯兰教不仅拥有大量信徒，而且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大多数非洲穆斯林信奉传统、温和且具有宽容精神的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穆斯林主张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社会；还有一小部分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极端主义，他们的行为已成为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从国际层面看，非洲伊斯兰教已日益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非洲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关键词 非洲伊斯兰教 非洲穆斯林 伊斯兰世界 非洲-阿拉伯国家关系

作者简介 李文刚，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7）。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仅是北非各国一支重要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力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亦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西非和东非不少国家穆斯林人口的比重在90%以上。在总数超过1.4亿的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几乎一半居民是穆斯林，¹ 比例虽没有上述国家高，但尼日利亚穆斯林人口比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的穆斯林人数都要多，是非洲大陆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④ 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层面看，伊斯兰教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名副其实的一大宗教，非洲伊斯兰教也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非洲伊斯兰教的现状、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作一简要探讨。

非洲伊斯兰教现状

关于非洲穆斯林人口的确切数字，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全球著名教育出版机构盖尔集团（The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宏明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民族宗教问题与当代非洲政治”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¹ 由于民族成分及宗教信仰等话题在尼日利亚政治中比较敏感，常常引发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导致政局动荡，故尼日利亚2006年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根据史料和学者们的一般看法，尼日利亚穆斯林、基督徒和传统宗教信徒的比例分别为50%、40%和10%。

^④ See Ali A. Mazrui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Africa’s Political Experience: Piety, Passion and Power”, Working Paper, Centre for Muslim-Christian Understanding, March 1996.

Gale Group) 2008年的《新版非洲百科全书》整个非洲的穆斯林人口超过3亿, 占世界穆斯林人口总数的1/4, 即每3个非洲人中, 就有1个是穆斯林。¹ 也有学者认为, 目前非洲人口总数为10.2亿, 其中穆斯林人口比例高达44%, 约有4.5亿, 也就是说, 全球27%的穆斯林人口居住在非洲。^④ 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怎样呢? 有学者认为,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由1.2亿人增长至1.5亿~1.6亿人, 占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40%, 其中东非约有6000多万穆斯林, 西非的穆斯林人数超过8000万, 南部非洲约400万。^④ 还有学者指出, 非洲穆斯林人口估计数不仅保守, 也不可靠, 但伊斯兰教对非洲最大、最为明显的影响是, 非洲穆斯林人数占整个非洲人口的比例是任何其他一个大洲都无法匹敌的。^{1/4} 据估计, 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的总数与北非穆斯林的总数大致相当。^{1/2}

从地域分布看, 非洲伊斯兰教呈现一个弧形。这条弧线将南部非洲、东非、北非、西非、甚至是中部非洲联系在一起, 从宗教与文化层面阐释了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密切联系及非洲的整体性。具体说来, 从分布着大量南亚、东南亚裔穆斯林的南非开始, 这条非洲伊斯兰教的弧线往北, 连接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再向北部和西部延伸, 就与苏丹、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这些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带”连在了一起, 再往南, 就到达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乍得、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和塞拉利昂。此外, 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加纳、贝宁、多哥, 以及利比里亚的穆斯林人口虽不占主导地位, 但其数量也不在少数。就非洲穆斯林的国别分布而言, 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冈比亚、吉布提、科摩罗、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索马里, 以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 穆斯林人口比例在80%~90%的国家包括几内亚、马里和尼日尔; 穆斯林比例在50%~80%的国家有厄立特里亚、苏丹、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 而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和乍得的穆斯林人口也在30%~40%以上。

绝大多数非洲穆斯林属逊尼派, 但由于伊斯兰教本身的复杂性, 非洲各国的伊斯兰教又分属不同的教团(或称穆斯林兄弟会)。另外, 非洲伊斯兰教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变迁而发生种种变化。如何看待非洲伊斯兰教? 一些学者认为, 非洲伊斯兰教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本地化层面。由于种种原因, 非洲伊斯兰教的派别较多, 宗教仪式和教义等差异亦较大, 与非洲传统文化融合较深, 独立性强, 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来规范非洲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行为; 其二是国际性层面。非洲伊斯兰地区是广大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 一些非洲国家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创始会员国, 非洲穆斯林对当代发生的事关伊斯兰教世界的重大事件同样非常关心。毫无疑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 非洲穆斯林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将建立和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3/4}

一些学者还将非洲穆斯林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世俗派。它认为宗教应当是个人的事, 与政治无关。这类穆斯林人数虽很少, 却常常能在非洲国家担任部长一级的高官, 只不过他们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且在减退。(2) 现代派(或称进步派)。它代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派别。该派别对伊斯兰教持分析批判的态度, 认为穆斯林不能只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古兰经》等

¹ John Middleton ed., *New Encyclopedia of Africa*, Vol 3 The Gale Group 2008 p 40.

④ Houssain Kettani, "Muslim Population in Africa", in *Proceedings of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Singapore Oct 2009.

④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Pride Faith, and Fear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6.

^{1/4} See Uthman Sayyid Ahmad Ismail al-Bili, *Some Aspects of Islam in Africa*, Reading Ithaca Press pp. 43-44.

^{1/2} See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 cit., p. 6.

^{3/4} See John Alambikah Azumah, *The Legacy of Arab-Islam in Africa: A Quest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1, cited in *Muslim World*, January 2007.

经典，而要对 7 世纪时期的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 21 世纪的形势。该派别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与现代性并不冲突。他们通常并不排斥外国人，也不处处提防西方人。(3) 保守派（或称传统派）。它构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的主体，绝大多数属逊尼派，严格甚至是僵化地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但他们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因此，许多传统穆斯林领导人被纳入非洲国家非正式的官僚体系中，以便利用他们的威望和影响力维护穆斯林社会的稳定或就伊斯兰教的相关问题向他们咨询。例如，尼日利亚北部的艾米尔、塞内加尔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均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伊斯兰主义者（或称原教旨主义者）虽然只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的一少部分，但其影响力正日渐明显，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原教旨主义的宣传对青年人的吸引力非常大。虽然原教旨主义者也很难跨越民族、地域或语言界限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形成规模更大的势力，甚至一国之内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很难统一起来，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同外界，特别是同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利比亚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保持密切联系，并获得它们的资助。¹

对非洲来说，伊斯兰教虽是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但它经同非洲本土文化的长期碰撞与融合后，就成为真正的非洲伊斯兰教。非洲传统信仰、习俗，以及音乐被加进了伊斯兰教之中，成为非洲伊斯兰教的一大鲜明特征。对非洲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凭证。但在非洲，穆斯林身份基本上并不是个人身份标志，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人或一些人所处的更广阔的社会结构的集体身份认同，如核心家庭、扩大制家庭、民族或语言集团的身份认同。在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感较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此外，对许多非洲穆斯林来说，他们的宗教认同比公民身份认同更重要，主要原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等国的穆斯林认为，世俗国家比较腐败、无所作为、被基督徒控制，穆斯林受到歧视或作为少数派的穆斯林的安全受到威胁。即使是在塞内加尔，拥有一个穆斯林兄弟会的身份和塞内加尔公民身份相比至少是同样重要。^④ 此外，伊斯兰教不仅仅是非洲穆斯林的宗教，它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非穆斯林民众的社会关系、服饰、人名、建筑、市场交易规范、语言中的许多概念和词汇等同样产生了丰富而深远的影响。^④

非洲伊斯兰教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伊斯兰教在当代非洲经历了快速发展。事实上，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相比，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是最快的。不夸张地说，当代每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至少都有一个穆斯林社团，只是人数规模有大、小之别。除了非洲穆斯林人口自身的快速增长这一重要因素外，非洲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发展变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当代的迅速发展。

从社会及经济层面看，伊斯兰教在解决非洲发展方面的某些迫切问题，特别是与减贫有关的问题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非洲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与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有许多慈善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他们对非洲穷人提供一些援助后常常可使这些非洲穷人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所主张的无息贷款对急需资金的非洲国家很有吸引力，而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无疑更有助于获得此类资助。此外，伊斯兰教的一些组织还常常为非洲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对非洲国家而言，本国的穆斯林越多，他们得到富裕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发展援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资建立不少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如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清真寺、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清真寺，以及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国家清真寺（包括图书馆、会

¹ See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 cit., pp. 24–25.

^④ See *ibid.*, p. 9.

^④ See Uthman Sayyid Ahmad Ismail al-Bili op. cit., p. 47.

议中心和宗教学校)。一些中东国家还在非洲建立了传播伊斯兰教的慈善机构。近年来,利比亚也加大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卡扎菲经常宣称自己虽是一名阿拉伯人,但感觉更是一名非洲人,因为与在阿拉伯世界相比,卡扎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受重视。尽管许多非洲人对卡扎菲的一些行为也有看法,但利比亚仍不时通过本国的伊斯兰宣教会(Islamic Call Society)、诸多国际组织,如萨赫勒国家经济共同体及其私人关系对许多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在国际舞台上支持非洲人的利益。¹此外,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对非洲穷人也是一种心灵安慰,为他们身处困境时提供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也是伊斯兰教在非洲民众间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治层面看,伊斯兰教对非洲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对前者来说,与伊斯兰世界建立联系,非洲国家除可以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外,还可在反对西方国家干涉非洲国家内政时得到中东国家的支持。事实上,早在独立初期,一些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官员就借助朝觐方式频繁访问中东国家;历史上的中东冲突、南非的非殖民化等问题一直是亚非国家在外交领域相互支持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也频频出席伊斯兰世界的各种会议。^④同样,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在许多国际场合也需要得到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因此,他们也积极加强与非洲的政治联系。近年来,利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与塞内加尔、几内亚、南非等许多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互访也非常频繁。^⑤毫无疑问,历史上和当前日益密切的非洲-阿拉伯关系中,伊斯兰教是一个核心因素。对非洲普通民众来说,伊斯兰政治文化也提供了关于治理国家的一些原则和做法,他们据此可以评判国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20世纪90年代西方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后,西方国家所津津乐道的“良政”在非洲也很流行,但这并不妨碍非洲穆斯林参与政治,因为伊斯兰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原则,如“协商原则”等与西方民主也有相通之处。此外,伊斯兰教组织,如苏菲教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团体构成了非洲国家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非洲穆斯林往往通过这些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特别是参加全国性的大选。

非洲伊斯兰教发展趋势

同任何事物一样,非洲伊斯兰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非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迁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非洲伊斯兰教、穆斯林团体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非洲伊斯兰教的情况将更趋复杂,穆斯林分化将加深

从总体上说,非洲伊斯兰教比较温和、宽容的基本特征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非洲大多数穆斯林,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年纪较长的穆斯林,还将继续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宗教虔诚比政治诉求更重要。但是,这只是非洲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一个方面。非洲伊斯兰教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穆斯林越来越对其所遭受的政治压制、经济盘剥、政府腐败,以及西方世俗化的威胁难以容忍,他们在非洲各地发起了要求实现社会正义、经济公平、纯洁伊斯兰教的宗教运动,一些人甚至诉诸了较为极端的方式。^⑥此外,许多非洲穆斯林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亦比较偏颇,认为西方正在对伊斯兰世界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因而反对西方世俗化的影响一直是非洲穆斯林潜意识中的一项使命。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洲穆斯林正是借助西方物质文明的成果(如录音机、移动通讯工具、传真机,以及互联网等)来进行宣传的,而寻求到英、美、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工作的

¹ See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 cit., pp. 16-17.

^④ See Omari H. Kokok, "The Islamic Factor in African-Arab Relatio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6 No 3 July 1984 pp 695-702

^⑤ See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 cit., p. 16.

^⑥ See ibid., pp. 4-5.

非洲穆斯林也不在少数。如上所述，西方一些学者和官员或许是出于反恐的需要，将非洲穆斯林方便地划分为世俗、传统、激进和极端派的做法虽有其功利主义的做法，亦招致许多非洲穆斯林的不满和反对，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非洲伊斯兰教的复杂化和穆斯林快速分化的现实与趋势。

（二）非洲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与冲突将长期存在，在一些国家甚至可能会局部激化

在非洲，宗教问题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矛盾与冲突。¹ 非洲伊斯兰教已普遍被认为是非洲的宗教，虽源自阿拉伯半岛，但已在非洲落地生根。虽然基督教在非洲本地化的程度也很深，但在许多非洲人看来，它毕竟代表的是西方文明，在非洲历史上与殖民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宗教问题自身的敏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加上非洲宗教问题又往往与民族问题等纠缠在一起，因此，非洲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与冲突将长期存在。就目前看来，这种矛盾与冲突主要是围绕国家的世俗性问题、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西非大国尼日利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④ 当然，非洲穆斯林与基督徒（天主教徒）的关系并不总是对抗性的，二者间的和平竞争甚至和平共处也是一个主要方面，如在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国。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塞内加尔以苏菲穆斯林兄弟会为核心的宗教—政治体制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苏菲穆兄会老一代领导人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或其权威受到新生代或非正统穆斯林家族的挑战，穆兄会之间的矛盾有时也趋于白热化，伊斯兰改革派、原教旨主义运动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快速城市化和失业造成的青年犯罪问题，等等。^⑤ 上述问题均会不同程度地对塞内加尔穆斯林与天主教徒的关系带来很大变数。

（三）非洲国家穆斯林的人口结构和分布状况将发生较大改变

非洲国家所经历的快速城市化将大量非洲青年由贫穷的农村地区吸引到繁华的城市。但是，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往往无法找到工作而在车站、市场和街头流浪，艰难度日。此时，一些伊斯兰教组织通过向他们提供一些食宿和零活，很容易地将这些非洲青年吸引进来。例如，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北部流行的倡导革新伊斯兰教、抵制西方消费文化的“马伊塔齐内运动”（豪萨语意为“诅咒者”）虽然得不到主流穆斯林群体的支持，却在城市生活无着落的青年人中发展了大批信徒。2009年7月在尼日利亚北部发生的骚乱中，被当地人戏称为“尼日利亚塔利班”的“西方教育是罪恶”的“布克—哈拉姆”（Boko Haram）组织中，人们不仅再次可以看到城市无业青年的身影，甚至还有许多大学在校生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骚乱重灾区约贝州州长认为，“尼日利亚塔利班”是伊斯兰教的耻辱，同时他还呼吁尼日利亚北部诸州州长积极采取行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以使年轻人能抵制极端宗教组织的诱惑。^⑥ 随着城市青年人口的不断增长，传统宗教信仰、家庭、宗族和原先局部地区政治生活的社会结构都会被削弱。^⑦ 这些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非洲穆斯林人口的构成和分布状况。

（四）非洲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会加强

从历史上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与外界更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联系是比较少的，因此处境相对孤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局面将得到根本性改变。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无论是在北非的黎波里、中东的利雅得、东北非的喀土穆，还是在东南亚的雅加达等，这些伊斯兰教重要城市出版的

¹ 非洲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三大宗教，它们对各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产生着不同影响。但研究非洲传统宗教的学者们基本上认为，传统宗教对非洲国家政治进程的影响只限定在政治家利用魔法（chams）帮助自身取得成功，而试图去阻碍竞争对手。此外，传统宗教完全没有地域扩张的特征，即传统宗教不会跃出孕育它们的特定地域去征服别的地区、并赢得更多信徒。这是传统宗教有别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一个显著特征。See Kukah, Mathew Hassan & Toyin Falola *Religious Militancy and Self-Assertion: Islam and Politics in Nigeria*, Avebur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pp. 12-13.

^④ See Toyin Falola *Violence in Nigeria*,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8.

^⑤ See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 cit.*, p. 89.

^⑥ See [Nigeria] *Daily Trust* 30 July 2009.

^⑦ See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 cit.*, p. 5.

宣扬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政治主张的录音带与出版物，如今能轻松地 在尼日利亚的卡诺、南非的德班、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或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的清真寺找到。可以说，当前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大事能在很短时间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并能引发各种不同的回应。从国际层面看，伊斯兰会议组织对非洲穆斯林的支持力度虽不及 20 世纪 70 年代，但非洲国家目前已占该组织成员国总数的近一半。¹ 因此，伊斯兰会议组织仍会承担起联系非洲穆斯林的一个重要纽带的作用。一些伊斯兰国家资助的伊斯兰机构，如利比亚的伊斯兰宣教团、伊朗及利比亚等国的驻非洲国家大使馆、文化中心等机构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穆斯林提供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教出版物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年，数千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青年学生奔赴中东接受教育。^④ 他们学成归国后，不可避免地会将伊斯兰教核心地区的各种思想带回非洲，虽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引发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迅速变化，但这些“海归”应该不会满足重复以前的传统生活，他们将成为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断变迁的新生力量。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人数也在不断壮大，其中有不少来自非洲国家。这些非洲穆斯林移民往往会将其在西方国家亲历的各类信息输送给本国同胞，因而也是连接西方穆斯林世界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纽带。此外，非洲穆斯林赴麦加朝圣也是非洲穆斯林世界与全球穆斯林世界建立联系、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契机。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世界与外界更广阔的穆斯林世界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会不断拓宽与加深。

结 语

无论从穆斯林人口的数量来看，还是从其地域分布和国别分布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世界已成为全球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而言之，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多属逊尼派，但在现实生活中，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或许都可以在这块大陆找到信仰者。非洲伊斯兰教因同非洲传统文化的长期碰撞与融合而呈现出鲜明的非洲特色和活力。伊斯兰教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经济及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变迁所展现出的特殊涵义，对非洲人亦有很大的吸引力。展望未来，随着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变迁，以及诸多国际因素的影响，非洲伊斯兰教的复杂化及穆斯林进一步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矛盾和冲突虽会长期存在，但并不是说不可避免。事实上，两种宗教基本上能做到和谐相处在一些非洲国家（如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国）也不鲜见。这主要取决于要找到适合本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但是，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它们自身都在发生变化，各自内部的激进和极端势力也总能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从而加大民族宗教矛盾本已尖锐的国家政局的不确定性，也给民族宗教矛盾并不突出的国家带来严峻挑战。人口构成的低龄化和快速城市化是非洲社会较为突出的普遍现象，其对非洲穆斯林人口分布状况的影响也会日益明显。全球化使非洲穆斯林摆脱了先前相对封闭的小圈子进入更广阔的全球穆斯林大世界中，在增进交流和联系的同时，也给非洲伊斯兰教带来许多新的因素。孰好孰坏，尚不得而知，但非洲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挑战则是可以肯定的。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伊斯兰会议组织目前 57 个成员国中，非洲国家有 27 个，占 47.4%；其中，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有 5 个和 22 个会员国。

^④ See Charlotte A. Quinn and Frederick Quinn op. cit., p. 16.

The U. S. Assessment 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ang Yanlin

pp. 24– 30

The strengthening soft power is one of the signs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assess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s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U. S. attention to China. The U. S. has in the recent years made assessment on China's soft power development in Africa, its contents, reason and affects on the U. S.'s interests in Africa. For the U. S.,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ncludes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and its involvement in African economy. China brought forward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unity and mutual help, China– Africa win– win and respecting African sovereignty and has been to exp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African countries. China and the U. S. do not have strategic conflicts in Africa and may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 in the areas of energy, health care, agriculture and peace– keeping etc. It is inspiring for China to develop its relation with Africa to analyze the U. S. assessment 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The Status Quo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 Islam

Li Wengang

pp. 37– 42

The African Islam, with sharp African character, was the product of the Islam imported into Africa and the local cultures after long crashing between and melting into each other. Currently, the African Islam has not only a great number of followers, but develops strongly. Most of the African Muslims believe in the traditional and mild Islam with spirit of tolerance. Some Muslims advocate building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Islamic law; Some

small number of the Muslims believe in the Islamic extremism, whose actions have been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 regional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ly, the African Isla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Islamic world. Wi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frican societies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African Islam and Muslims are changing themselves profoundly.

The Nationalist Features of the Baath Party in Syria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Wang Xingang

pp. 43– 49

Nationalism of the Syrian Baath Part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following: democratization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economic ideology of melting into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ist direction, flexible and pragmatic diplomatic appeal. Facing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ggressive offensive of the U. 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of the Syrian Baath Party will present two features: on

hand, the party will exist in Syria and continue to affect the Middle East;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be contained and its impact will be limited to some extent and will have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The Baath Party nationalism should associate openly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melt in to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by making the best of the both worlds and seeking common points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